

当代本土历史研究 ①



与历史对话

左翼运动史论集

◎ 万家安

当代本土历史研究之一

与历史对话

左翼运动史论集

万家安 著

当代本土史料研究室出版



与历史对话

——左翼运动史论集

系列：当代本土历史研究之一

著者：万家安

责任编辑：何启才

出版：当代本土史料研究室

159, Jalan Kajang Jaya,

Taman Kajang Jaya,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出版日期：2005年2月

国际书号：983-40821-2-6

承印：LLH Publication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BAN AH KAM 2005 Printed in Malaysia



再说一遍“拒绝遗忘”

· 张景云 ·

中华民族重视历史，与被誉评为不重视历史的印度民族比较，中国人的传统史学非常发达，这或许跟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自然或社会，中国人都认为有往有来，时间和家族都是完整的长链，个人附丽於作为集体的家和国，并为之服务，慎终追远遂成为不二的伦理美德，历史研究也自然成为传统学术的显学。中国人的一脉流播到南洋，治统留存在中土原乡，因为南洋异域有本土的治统，或是西方强权东来后的殖民治统，中国移民遂出现两支群体，一支是苦力 / 会党头目 / 创业者 / 冒险家 / 甲必丹 / 头家；一支是塾师 / 师爷 / 财副 / 中医师 / 教师 / 革命家 / 报人，终至形成今天华社的社会形态。

今天的华人社会，是不是很重视本身的历史呢？如果以所谓华社领袖们的言论作为依据，华社仿佛是很重视历史的，历史是集体记忆，历史的研究能帮助我们定义和描述华族的自我认同，确定我们在这个国土上的合理地位。然而我们的热忱只是为了表演，保卫马六甲三保山坟山可让领袖们满足社会表演欲，保卫吉隆坡新街场义山同样的有政治聚光灯的照射，此外呢？重视历

史？其实应该说是最善忘才对；许光道批判华人社会“不见棺材不流泪”，这么说应该更加贴切。

历史的研究工作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往”，这方面我们的会党头目 / 甲必丹 / 头家先贤们辜负了我们，至於“来”的方向或者来者可追，然而多数今贤眼光如豆，四下张望总见不到多少值得一书的担当精神，来年只怕无史可写了。昔人没留下历史资料给今人，令人搦笔总感到史思羞涩，而今人仍然不留下历史资料给后人，华人的历史总有一天像海啸劫后惨景，被国朝史和某种文化霸权所淹没摧毁。

上文提到两处历史古迹，本来历史有两个指谓，一为不可还原或重演的史实，一为研究撰写成的著录，而文化遗产也有具体（如古迹文物）和抽象（思想观念）之分，任何二者都不能等同，而无论是历史或文化遗产，也都时时面对着被（政治或商业）利用的危机，因此弱势集团的历史是远远谈不上会被视为神圣的。

史学界内近年的发展，当然是逐渐抛离单纯的国家史，这种内在动力是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在“边界理论”推动下走出国界、走向区域，如跨国界史、区域史、海洋史、海峡史等等共同领域史。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地统治后的国界，其实是充满了“历史的荒唐”，根本不能反映一个地区在两边或三边国家形成中民族与文化自然交融的实况，把国界无情地抛弃是还原当地民族 / 文化真实面貌的必然策略。另一个方向是向内、向下和向微小窥探，弱势族群、弱势集团（如妇女、儿童、工农、性倾向混乱者）、地方（如写市镇史）等，都在要求着社会给他们一个公平的再现。

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在它演进着的过程中，充满着血泪、激情、博爱、阴谋、义勇、冒险、错误、光荣和悲情，令人慷慨又令人低徊。过去几年里，这方面的著作陆陆续续的问世，有正史，有资料汇编，更多的是回忆录、口述历史、人物传记，甚而至於小说和诗集。左翼运动是（华人社会参与）跨种族 / 非种族政治最早也最光辉的一次试验，从抗日反殖到社会主义，主

旋律明朗，只有微少的政治包袱，从兴起到消沉是如此明快俐落，令人惊讶不已。自社阵解散之后，种族政治猖獗横行，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沦为强弩之末，华人社会遂出现一种论调，说阶级矛盾说和“阶级斗争”不适合国情，种族矛盾论和种族协商才是今日正道，万家安先生这本论文集开卷第一篇就对此作了严厉的批判。阶级界线当然是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阶级压迫也不必一定只限于指称地主式的或烟囱工厂资本家式的，今天对国家资源进行狂恣掠夺的社会集团可能正是标榜着人民（*rakyat*）和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高干，而阶级斗争也不一定就是暴力的集体复仇，而可以是在合理法治底下理性的、非暴力的争取公义的民主改革运动，也因如此，新的社会形势何尝不可以衍生出新的名词来概括旧的斗争精神，诸如强势/弱势集团、公义论等等。

万家安先生这本论文集《与历史对话》，在有关左翼运动诸多著作中是个异数，党史有控制党史编撰委员会者的偏私成见（至於是否还有隐议程则非我所能置一辞），而不一定就是当年党主体的看法，列传有传记作者的视角，原始档案资料则非抉微发明则不能显露其义蕴，而此文集所收录的主要文章，则是作者针对当年的重要事件和争议，对当年原始资料进行钩沉爬梳，冷静分析，所取得的若干成绩。万家安先生是以个人一己的资源条件来从事这些研究工作，他缺少诸如同志会或正规学术机构的资源优势，他勤于造访档案局以搜索有关资料，联络过来人以探询事件原委的记忆，当然他也没有忽略现成论著的史料与见解，最后他一路来也勤于研读马来亚现代史和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相关论著。他两条腿勤于奔走，脑神经勤于思考，两手勤于笔耕；他如此辛劳勤奋是为了甚么，付出如此大量原本可换取金钱（别忘了他不是个用金钱去赚更多钱的资本家，而是得用学识和体力谋生计的小民）的时间和精力，又是为了甚么，如果不是为了厘清马来亚和华社一段其实并不太久远的史实，不是为了“向历史交待”，不是为了“拒绝遗忘”，不是为了抗拒历史的话语霸权，不

让别有居心的人恣意篡改历史，不是为了免于使马来亚和华人沦为没有历史的国族 / 族群？

此文集内容分为四辑，第三辑收三篇短评，我想这是万家安先生较为“宠爱的小子女”，让他跟随较年长的家姐哥哥外出见见世面；第四辑则是事务性的档案文字，那就是作者在参与串联和组织加影锡米山牛骨头山在抗日反英殖运动中殉难的烈士们的遗属，筹建纪念碑和编印纪念文集过程中所撰写的正式 / 非正式文字的辑录。这最后一辑所映衬的，是一个草根社会活动者的形象，我们在这近二十页的文字图片中看到的作者，不是放下知识人的身段，而是他本来就没有这个身段，他本来就是民众之中的一人，当他在殉难者遗属之间活动时，他是承受着与他们同样深刻沉重的伤痛的。

首二辑应该是文集的主力所在，“历史与对话”中的文章是针对若干历史事件和争议课题的正面论析，而“历史与考据”一辑的文章则是一些微观考据，题目或轻或重，态度都同样认真严肃，实事求是，读来也都同样的使人在兴味盎然中受益匪浅。“历史与对话”所收集各文，主要论析劳工党党史中，特别是与社阵分裂相关的若干争议课题，那就是社阵解散的经过、语文政策争论的真相、劳工党马六甲市议会语文政策议案是否社阵分裂的真正导因之问题的探讨，以及对魏利煌评价的检讨与反思，等等。万家安先生对《劳工党斗争史》和《劳工党文献汇编》中确认劳工党马六甲市议员支持多种官方语文议案，认为社阵两党间由于基本语文政策的分歧，而导致社阵分裂的主因，觉得大不以为然，觉得这是社阵和马来亚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大是大非的问题，因此穷追不舍，为文反复申论，辨谬澄清。万家安先生指出，一方面正面评价社阵，一方面又肯定语文议案，缺乏基本逻辑，对建构社阵史是一项主要障碍。他从马六甲市议会语文提案的经过下手，搜求当年的记录资料，认为劳工党党史研究者应认真检讨此事件的原委和背後的若干动态，由此而对社阵最终解散的演变提出一个较为具有宏观意义的结论。作者在分析当年事件发展时的

政治形势时，采取了后现代史学的多维互涉的研究方法，他看到了其他研究者忽略或故意抹煞了的某些客观形势因素，这种科学的研究态度是值得任何方面紧抓党见不放的人所应效法的。在这方面我想到作者所掌握的研究资料还难免有纰漏不足之处，英国殖民地部和马新政府情治部门的档案应该还有许多资料可以补充，以烛照这一段阴暗的历史角落。当然我是不应对作者责备求全的，万家安先生是在一个如何艰难的学术资源条件下进行书中所呈献的研究工作，细心的读者是应该了然于胸的。

万家安先生徵序於我，我是绝对没有资格作此序文的，因为我一生之中做梦（种种古里古怪的梦）的时间，比清醒的“直面惨淡的人生”的时间要长得多，我唯一的一点长处是爱人和敬人，用心的找值得爱的人来爱，找值得敬的人来敬，而我想万家安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敬爱的人，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意写下前面的那些文字的。我要感谢万家安先生，他让我有机会细读书中这些文章，为我填补了自己的历史知识中一个重要的缺角，我相信许多读者都会和我一样的受益的。

马景奎

2005年1月20日



为大场景作考据

· 潘永强 ·

二十世纪的大部份时期，马来西亚如同当代许多新兴国家一样，在建构国家的当儿，也遇见了各式思潮如海啸般的涌现，不同的政治思潮在此地交锋和角力，将马来西亚带进了现代政治视野，更为这一方水土掀开了现代政治转型的序幕。

由于马来半岛位处南洋海域，因地理和联系上的交汇，为百余年来邻近各地各族群的流寓、停靠和移动创造了条件。伴随这种人与物的大量播散和流动，也使当代各种政治观念和革命思潮轻易地如潮涌入。这个赤道上的半岛虽没有自发生成的思潮土壤，却在事实上扮演了东南亚各类思潮与革命运动的“区域转运中心”。

诸如康有为、孙中山、陈马六甲、胡志明，到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费边社式社会主义，乃至来自印尼有浓厚农民平等特色的社会主义、阿拉伯现代回教思想、中共文革极左思潮等等，都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于是，二十世纪的思潮海啸，在马来半岛上展现了一幅政治上与观念上潮涌潮汐的历史大场景。

在种种思潮和革命的流播之中所留下的影响，成为许多本土政治运动的重要驱动力，也触动了我们土地上无数人的心弦。在这幅宏大的场景中，其中一页最高吭的篇章，就是左翼的社会主义思潮，既庄严又喧嚣。

二十世纪马来西亚场景上的社会主义思潮，其发出的问题意识，到今天仍然有它的严肃意义。首先，它是为了解决在殖民地（及后来的党国）资本主义冲击下，社会所面临的道德和价值危机。其次，则是对理想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规划及其追求。其三，还包括关于新兴国家未来的国族构造的思考。

然则，出于社会主义思潮不同阵营或流派之间的歧异和演变，彼此的对辩和讨论也就不可避免。另外，由于大马左翼阵营依族群/语言的分化，还可粗分为英文左翼、华文左翼和马来文左翼，虽在同一意识形态的大旗之下，往往关怀的重点和精神的源头也略有出入。面对骚动的政治环境，左翼思潮和史实的脉络仍显得凌乱和片断。故此，这一幅大场景委实充满浮躁与喧哗的情境，既有历史立场的对峙，还有理解上和阐释上的情绪荡漾。

随着党版的《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陈平的《我方的历史》以及诸多研究著述和个人回忆的陆续出版，本土社会主义运动的图像可以逐渐拼凑还原，不过仍需补白之处甚多。但是，在各种零碎和隐讳的资料遮蔽下，一幅全景式的完整场景远未完成，更遑论本土左翼思想史/思潮史的追索和书写。

许纪霖认为，思想史与一般的知识史、学术史不同，它涉及的对象并非知识领域的一般专业的知识，而是“曾经或者能够对社会和时代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潮、观念和公共意识，换言之，它也是一部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如今一部分已经“出土”的左翼叙事，只是重现政治现场的运动史，带领众人返回历史场景，但是，观念和思潮的发掘，仍非当下的重点。

近来人们常道“往事并不如烟”，运动的大场景固然落幕，但事实和意义并未随之消失。就这个角度而言，万家安先生“要与历史对话”的努力，无疑就是试图为大场景进行小考据，在宏大

的叙事里头不懈地作出微观的考察和对证。

万家安先生曾在南洋大学历史系肄业，对史学有过接触，又参与过政治运动。他论述上的方法基本是考据，往往从微细角度取材，他的文字间或带有感性的体会，也流露论战的性格，且不同于一般回忆旧事的“伤痕史学”。例如，收录在本书的文章，既有驳斥郭仁德对劳工党史的轻率之作，也有从语文事件试图厘清社阵解散关键，同时更有评读劳工党党史的长篇文字。万先生透过这些篇章，在提出资料之余，也阐发不少个人见解，他的意图本是“厘清”争议，但肯定也引发讨论与关注。我个人则比较偏爱书中一些史事考据的短文，显露作者的认真执着的一面。

今人的政治，已很少人还会对文字寄以如许深刻的热情。左翼运动前辈给我留下的其中一个好印象，就是对文字和论述的认真在乎，严肃对待每一场论战和交锋。反观当下的马华政治氛围，思想贫白、文字沦陷、论述萎靡，近乎不必思考。万家安先生对待历史，勤于寻找资料，正合傅斯年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老老实实地为大时代捕捉光影。

在大场景下进行的小考据，有可能发掘出被人忽略的历史另一面，也可能无法扭转和动摇整个大叙事的前进。本土的左翼史既有国家和阶级的梦想，也有人与事的纠葛，在大历史的行进中固然受结构情境的局限，但微观的事故仍然常在历史的转角处产生作用。万家安先生借文字和资料阐发心志，在他认为是独白的地方加上对白，他似乎认为，惟有与历史经常对话，才不会让过去只是一方的故事。

2005年1月23日，加影

历史的回收与未来

· 尹 之 ·

历史进入 21 世纪，出版界送来一股“新风”，就是回忆录、自传、历史的综合整理，结集出版，数量很多，份量亦非等同一概，一时蔚为风气。这有两点时代意义，一是现身说法，作者本身或是叱咤风云的主角，或是直接参与者，或是有丰富人生经验的见证者，摊开了久违了的轨迹。二是为历史的省思，总结经验教训，承前启后、瞻望未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这些作品的见世面，是世纪大事，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历史宝藏。

万家安君近年来，付出工余的大部分时间，不断地收集资料，包括钻到国家档案局图书馆，翻阅旧报纸，寻找记录，不断地思考和研究。《与历史对话》一书就是万家安君这些年来努力的成果。本书虽属“解题”范畴，还不是答案的本身，但这种实事求是、一心一志的用功精神，在当前“革命，拜拜！”的年代，是非常令人赞许的。

左翼运动历史千丝万缕，交叉错综，要得出正确的结论，非要多出一点气力不可，加上马来西亚多元国情，就更要“精耕细作”。蕴藏其中的方方面面，以前或有未认识的，或者认识不足的，现在有了新的认知、新的反思，补了空白，旧见识就自然而然过时了，有需重新修正，甚至推陈出新，以新的、正确的，代

替旧有的。如果还是依样画葫芦，就会变成“活在历史中”的老朽，唠唠叨叨地放大过去的“光荣”，抱残守缺，却满不在乎当前与未来了。

关于历史的研究与总结，我想起了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他之所以不朽，因为他发扬了史学的科学传统。我认为，史学象其他一切学问一样，有科学的途径可循，即立场、观点、方法。离开了科学的方法，就会谬种流传，误人误己。

首先是立场，站错了位置，黑白颠倒，是非倒置，指鹿为马，那算是什么历史！现在市面上有所谓“血泪史”者，表面“悲天悯人”，实则叫你忘却“梦魇”的过去，“重新做人”，可一不可再。

其次是忠于史实，从历史的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心中早已经有了结论，将资料剪剪贴贴，朝着这个方向写去，这是主观主义，或者干脆就是个人主义。这种方法，既歪曲了历史，也没有所谓的“理论”，通篇萦绕不散的只是个人议程的胡诌。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万家安君从他熟悉的五、六十年代劳工党史，以及某些革命老前辈的史迹的分析、整理与考证作为起点，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看起来有点“繁琐”，其实是同样考功夫的。我相信，从局部到全局，从点到面，逐步走下去，肯定会有所成就的。

万家安君对不同的历史写作人，采取不同的态度，为的是寻求真相与真理。这是应当坚持的。他把自己与别人不同的见解并列，以资比较，同样也是为了探索真相与真理，也应当坚持。

有人把左翼的失败，归结于“阶级论”，据说是错把“阶级论”套在马来西亚多元的国情。这样说来，多元社会是不存在阶级的了？这“老掉牙”的谬论，甚至在急欲了解“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等等疑问的年轻一辈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市场，更不用说去厘清被统治者颠来倒去、弄糊涂了的阶级—民族双重矛盾之间的关系，包括朋党政治、抽佣经济体制以及母语教育等，我们日常遇到的问题的本质。我看到了一场秀——身穿唐服、头戴瓜皮帽的汉人，捧着茶，必恭必敬地向着旗人天子，跪地叩头。

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但归根到底是现实主义者，因为从故纸堆中进行艰苦的挖掘、回收，目的只有一个，为的是运动在今天的延续以及未来的发展。万家安君批评了某些人的“历史任务结束论”，是完全必要的；但在联系今天方面，尚有待进一步集中、深入、由此及彼的努力。

还有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与我国战后的历史结了不解缘。首先，我国当前的纲领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仍然扮演要角，即以社会主义的哲学观点解决和指导民主主义。否定这点，既没有今天，也没有明天。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将社会主义列入一个党的政纲中，无论是什么种类的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命名，是弊多利少的做法。因为，统治者恰恰利用“社会主义”以分裂人民，孤立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多元的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其工农以至新兴的中产阶级，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异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族权、神权这些殖民地、封建的残余，无论喜欢与否，极大地阻碍着工农的结合以及工农与其他阶级的联合，成为运动前进的绊脚石。对此估计不足，无论什么形式的斗争，都会遭受挫折的。一切的挫折或失败，毫无例外地都可归结到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出了差错。

2004年11月11日



目 录

序一 再说一次“拒绝遗忘”	张景云	vii
序二 为大场景作考据	潘永强	xiii
序三 历史的回收与未来	尹 之	xvii

辑一：历史与对话

1. 劳工党被悲剧化	3
读郭仁德《劳工党血泪二十年》有感	
2. 厘清社阵解散史实	15
• 附录一：何乃聪：人民党退出社阵过程	
• 附录二：何乃聪：参考经验	
• 附录三：郭仁德：语言问题是分裂主因	
• 附录四：祝俊雄的回忆	
3. 再谈社阵解散的历史	29
• 附录：何乃聪：助你厘清社阵史实——答万家安先生的 《再谈社阵》	
4. 一封不容忽略的魏利煌来函	39
对1965年7月21日马六甲市议会语文事件的档案说明	
• 附录：关于马六甲市议会的语文问题事件的旧闻钞	
5. 劳工党历史问题讨论会的通讯之一：《提纲问答》	53
6. 劳工党历史问题讨论会的通讯之二	59
杨敦祥、陈顺杰、吴振宇、朱信杰《我们对劳工党斗争史 一些问题的粗浅意见》读后感	
7. 时代的枪响	63
劳工党历史问题讨论会的通讯之三	
8.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71
读陈剑虹先生《劳工党文献汇编》的部分“导言”摘要笔记	
• 附录一：劳工党党史应该重写	
• 附录二：吴维湘：居銮区前劳工党党员春节联欢聚餐会 演讲稿	

9. 剪不断，理还乱	83
《劳工党斗争史》读后感	
10. 关于魏利煌	111
11. 为历史作注	115
人社党与劳工党的历史渊源	
12. 人民党和人民社会主义党演变过程	119

辑二：历史与考据

1. “九一事件”牺牲者知多少?	125
2. 莱特不是“九一事件”告密者?	129
3. 陈平是尊孔校友?	131
4. 亚末·波斯达曼回忆录中的一个谬误	133
5. 再谈波斯达曼的回忆录中的一个谬误	139
6. 一个翻译的误会	143

Marhaenism: 无产者主义还是平民主义?

7. 社阵政纲由谁起草?	145
8. 关于陈祯禄研究中的题外话	149
9. 战后伍坚志被阻继任校长事件	155
10. 故纸堆中一遗珠	161

林连玉先生四十年代的一篇逸文

11. 战后尊孔中学复校经过	165
12. 记忆中的加影华侨校歌	167

辑三：短评

1. 内安法令出台的序幕	175
2. 为什么还不废除内安法令呢?	177
3. 林清祥的政治遗产	181

辑四：加影锡米山牛骨头山殉难烈士纪念碑

1. 历史的告白：是序幕，还是尾声？	184
2. 殉难烈士纪念碑缘起	185
3. 历史，还欠他们一个公道！	187
4. 烈士纪念碑重修设计图（一）	190
5. 烈士纪念碑重修设计图（二）	191
6. 烈士纪念碑名单	192
7. 为重修加影牛骨头山烈士纪念碑而作的一些说明	195
8. 殉难烈士纪念碑十周年祭悼词	199
9. 2004 年清明节祭拜殉难先烈悼词	201
10. 烈士图片及剪报	203
11. 雪兰莪州抗日抗英殉难烈士纪念碑重修及扩建工程完成 之旺山仪式祭悼文	213
12. 烈士纪念碑图片	216
● 后 记	219